

萧瑟悉尼

颜铁生 / 著



萧瑟悉尼

颜铁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瑟悉尼/颜铁生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1.3

ISBN 7-02-003346-6

I. 萧… II. 颜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9986 号

责任编辑:姚淑芝 李明生

责任校对:刘光然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3

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14.00 元

内容说明

某大学中文系教师姜一夫，为了求学，也为了妻儿将来的幸福，不惜中年抛妻离子只身闯荡澳洲。面对学业与生存的双重压力，为取得“永久居留”身份，他付出了超常的体力与心智。正当他为既定目标苦苦挣扎时，却由于签证误期而沦为黑民，被警察局拘留，住进监狱。当服刑期满即将归国时，才得知国内的妻子将带着儿子改嫁他人。小说寓意深刻，情节曲折，可读性强。
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作者简介

1956年生于北京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曾先后做过知青、装卸工、车工、记者、教师。⁹⁰年代初，赴澳大利亚留学，现居北京。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。



作 者 像



一	留洋第一乐章	1
二	徒步五十门	17
三	我是谁	31
四	风云突变	45
五	按摩美丽奴	57
六	争取做个小人	79
七	沦为黑民	94
八	终于成了蒋吉福	111
九	假离婚	128
十	逃犯	141
十一	联邦警察总部	163
十二	月亮河	188
十三	笑傲黑狱之门	207
十四	五更寒	225
十五	海的诱惑	241
十六	归去来兮	256

一 留洋第一乐章

悉尼机场大楼不知占了多少亩可耕田，下了飞机在里面转来转去走了老半天，到处都是灯，到处都在闪光，红的白的绿的黄的蓝的花的，大的小的长的圆的扁的方的……大理石地面也贼亮反光。眼睛不好使，眼镜又总擦不干净，虚光重影，走路便不敢高抬脚。他三十多岁，中等个微胖，穿一身皱巴巴西装。第一次出国，外语又不好，难免紧张，一脸油汗。廉价黑框眼镜有点松，总向下滑，时不时推推。费了多少心机，付出多少努力，今日真的出国了，梦想成真！他极兴奋，满脑子对未来的美妙憧憬，大有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之感。如果说从农村插队回城是自己命运的第一次转折，从副食店卖肉考上大学是第二次转折，那么他相信这是自己命运的第三次转折，他的生活似乎要发生一个质的飞跃。但世事难料，命运无情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月后学校倒闭，一年后他进了监狱，两年后他嘟哝着“归去来兮”，两手空空回国了……此乃后话。

此刻，他撇着八字脚，一只胳膊向外甩得很远，一只手在身后拖着行李车，按设计那车是应该推着走的，拖着走便不宜转方向，于是在他身后左冲右突，扭来扭去，像个赖着不想回家的孩子。他本不机灵，一出国好像更有点愣头愣脑的。

出了海关便见有人举一张白纸，上书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

姜一夫。此人并非史宁，显然也是大陆留学生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中等个头，小鼻子小眼，尖下巴大分头，西服领带，皮鞋油亮。大老远的，他便向那人微笑点头举手致意。

“姜一夫。姜太公的姜，一介凡夫的一夫。”二人握手。

“我是史宁的朋友。他来不了，让我来接你。”说着交给一夫一张字条：“因要上课，不能来。特请同屋住的马三去接你，今晚先住我们那。面叙。史宁。”

“您是……？”

“我就是马三儿，他们丫都叫我马三儿。”

马三儿帮他推着行李车，走到大厅出口，玻璃门自动向两旁滑开，一夫顿觉一股寒气袭来，从门外进来的风湿冷。马三忽站住，回头张望。

“还有人么？”

“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在北京上飞机前穿一件衬衫都出汗，现在套上了西装还冷。一夫想起这里是南半球，与北半球季节相反。面前显然是玻璃墙，但何以如此明净似空无一物？趁无人注意，伸手摸摸，的确是玻璃，冰凉坚硬。应该把毛衣穿上，他从行李车上取下沉重的大手提箱，解开十字状捆箱子的宽带子。箱子里的东西塞得满满的，盖一掀开，便听“叭”的一声脆响，一支小擀面杖掉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滚出老远，他忙推推眼镜，抬头看看，并无人注意，蹲着横挪步，伸手够回来。

他有一同学在美一小城留学，那里有上等大豆却无豆腐。便托人从国内带去一只小磨，磨豆子做豆腐，请老外喝豆浆吃豆腐脑烩豆腐麻辣豆腐小葱拌豆腐，老外们吃得特高兴。他由此交了许多当地朋友，打开了局面。一夫受此启发，便带了一只擀面杖，准备以北京水饺打入洋人社会。

一夫把《英汉辞典》、英语盒式带之类取出，放在地上，这才从一叠衣服中拽出毛衣。粗棒针手织毛衣十分厚实，沉甸甸的，是妻子小贤为他出国特地赶织的。蓝地白纹，前胸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红手印，那是小贤比着自己的手掌和儿子的手掌描的样子。他换上毛衣，顿觉温暖了里里外外。

一夫从眼镜视野之外瞥见有人动自己的行李车，惊得眼镜下滑，忙用手托起，定睛一看，是马三，旁边还站着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国女孩。

马三得意地悄声说：“刚捡的，你看漂亮么？”

原来马三一到机场就见她一人蹲墙根哭，便过去搭话。才知道她是刚从上海来的留学生，本约好有人来机场接她，但那人没来，打了无数次电话总是没人接，也没有这人的地址。“在澳大利亚我就认识她一个人……”她又要哭。“别哭别哭，知道电话你怕什么？先跟我走吧。”她刚要推行李车，忽又回头审视着马三：“带我去哪儿呀？”马三接了一夫，又回去找她，她就跟着来了。她叫郑小宇，一夫微笑点头算认识了。

二人随马三出门，只见天空灰蒙蒙的，流云之间显出几条蓝天，刚下过雨，地面还是湿的，这里虽是早春，树木仍裹着黄黄绿绿的叶子。

马三挺潇洒地一指，“我的车在那边。”这车不知什么牌子，款式很老，玻璃油污成半透明状，左前灯破碎用黄色胶带粘着。马三打开车门，只听“叭叭”一声巨响，小宇吓一跳。汽车发动，突突了好一阵子，才打着火，车身抖个不住，玻璃、门一通乱响。一夫随口问：“这车哪年的？”马三似有点不悦：“其实我这宝马不错。”一夫微红了胖脸，推推眼镜，想附和一句，却不知怎样说。掏出烟，自己点了一支才想起应该先让马三。他本是实在人，在高校又呆了许多年，不大会交际。

汽车驶进悉尼市区，小宇一声不响，脸贴着脏污的车窗玻璃，向外紧瞧，异国风光把她牢牢地吸引着，似乎忘了刚才的烦恼。车子突然一顿，只听“吱”的一声急刹车，一夫几乎从前挡风玻璃射出去。

“瞧！那妞多嫩！”马三道。原来路边有一洋人女孩。“不错。不过太漂亮影响交通。”一夫说。只听小宇在后面小声乐。“我开车用一只眼足够。”马三说。

车子驶过一座大铁桥，一夫认出右边那个奇丽的建筑便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。此时天空已经晴朗，雨后斜阳照耀着它，像万顷碧波之畔一只巨大的白亮贝壳，像一只展翅欲飞的洁白海鸥。

“现在我们就到北区了，北区是富人区，只要你说住在北区，那多半有俩子儿。留学生要捡个床垫旧电视什么的就奔这边转游。我一朋友住这边，现在他回国探亲了，房子空着，我有钥匙，你先在这住两天得了。”马三对一夫说。“史宁不是说今天住你们那里么？”一夫冲口而出，说完才想到一定因为这上海女孩。马三说：“我朋友这房子在全悉尼留学生里拔头份，你先享受两天。”“人家不在合适么？”“没事儿。都是北京留学生，回头我跟他。等他回来你请一顿不就得了么。”

说着话也就到了。马三对小宇说：“你就不用下来了，我送他上去咱们就走。”她却非要下车，可怎么也打不开车门。马三叉开腿，双手抓着门把，双膀一用力，又一声巨响，小宇这才出来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是正宗保险门锁，从里边开不开。”小宇一下车便叫：“哟！真漂亮！这是宾馆吧？”只见一座米黄色大楼，乳白色阳台栏杆，楼前明明暗暗植了些奇花异草、芭蕉树，绿荫浓处又有怪石涌出一泉，泉入一池碧水，水中几尾锦鳞，数点浮萍。楼旁又见一个泳池，瓦蓝清澈水平如镜。

当下小宇取出傻瓜相机对一夫说：“您先帮我照张相行么？”

“着什么急，比这儿漂亮的有的是。”马三说。

“我想赶紧给我妈寄回两张去。”说着便站到马三车旁，手搭车门，立正微笑。忽觉不妥，换个位置，将那破车灯挡住。

一夫随马三进了门厅，只见墙壁地板都是大理石，几盏半明不暗的壁灯，几幅油画风景。乘电梯到了八楼，进屋后，马三交给一夫一串钥匙，说该用什么就用，吃饭自己去买，这厨房东西都全，自己做。打电话自己记着，到时候按电话单交费。交待完他便抓起电话：“玻璃丝，炉克，史宁。”

一夫琢磨半天，方猜出他说的是“Please look，史宁”——“请找史宁。”马三要史宁晚上下班别回去，也住一夫这里。一夫正想与史宁说几句，马三挂了电话。“他打工本不能听电话。今晚上他过来，你们爱怎么聊怎么聊。”马三急匆匆离去。

一夫把大客厅扫视一遍，客厅正中一圈大皮沙发围着一只黑色大理石方茶几，靠墙一排意大利乌木家具，摆着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，卫生间很大，一个带喷水按摩的双人大浴缸，所有龙头都是金色，高档华贵。阳台挺宽敞，红砖地面一尘不染，在阳台上走几步，抬起脚看看，仍是白袜底，不可思议。凭杆鸟瞰，满眼的屋顶都没土，黑瓦红瓦都像刚刷过的，街上也无行人，静静的，只闻鸟语花香。真的是出国了。

直到十点多钟，史宁才来，二人紧紧握手。史宁高高的个子，面带倦容，头发蓬乱，胡茬子一腮，穿着旧茄克衫，牛仔裤旅游鞋。二人落座，一夫把早已预备好的茶杯倒上热茶，“这儿怎么样？好混么？”

“从今天起，哥们儿，你甭打算有好日子过了。”史宁苦笑。

“怎么也比咱插队时候强吧？！”一夫笑道。

“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人说留洋三部曲：出洋相，受洋罪，享洋

福。享洋福的没见着，受洋罪的可见得多了，比如我吧。”

“住这的不也是留学生么？”一夫问。

“人爷爷是高干，爸爸是大老板，能比么？！”

一夫递烟，史宁摆摆手，“我戒了。”

“戒了倒是好事。不过我还给你带了条‘三五’呢。”从桌上取出烟。史宁爱怜地抚摸着那黄澄澄光滑的纸包装，顶不住诱惑，笑着说：“那谢谢哥们儿了。抽完这条再戒不迟。”三两下开了包，取出两只反请一夫。

史宁与一夫是中学同学，一同去京郊插队，一同回城，都分在了西城二商局。一夫分配在一副食品商店卖猪肉，苦练“一刀准”；史宁分在一小吃店卖面条，钻研“一勺均”。一夫发了工资便去史宁那里下馆子，史宁便多捞面多放酱多给黄瓜多给蒜，歪着马勺撇清油。史宁的弟弟去一夫店里买肉，如果旁边无人，一夫收二两肉票给三两，而且要肥给肥要瘦给瘦。后来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，二人都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，一夫又考了研究生，毕业留校任教。再后来史宁自费留学来了澳洲，又帮着一夫也来留学了。

他乡遇故知，一夫觉得史宁出国这两年变化不小。史宁本是很热情开朗的，精力充沛，如今却有点老气横秋、心事重重似的。说话也慢了许多，远不如从前自信利落。他正读一个电脑研究生，为挣学费又打一个全时工，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活得像个鬼”。

不知不觉已是十一点半。史宁站起身，拿着那条“三五”烟，“我真得走了。十二点就没地铁了，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
“住这儿好了，马三不也让你别回去吗？”

“我给他打过电话，人家小姑娘早走了。马三就爱弄这事儿。”他出门与一夫握手，“以后咱再好好聊，我一年多没休息过

了，哪天咱出去转转。”

一夫坚持送史宁到地铁站，看他上了车才回来。街上空无一人，一弯月牙挂在天边，繁星点点。他对着夜空做了两下深呼吸，凉爽清新的空气让他的大脑兴奋活跃。不论怎么样，既然出来了，就要顽强地走下去！顶多不就是苦点累点少睡点觉么？死不了。要先不惜一切代价把英语拿下来，过了语言关，才能图发展。明天去学校报到，后天该开学了。

回到房间，冲了平生最舒服的一个热水澡。上床睡不着，他有睡觉前看书的习惯，枕边拾起从国内带来的惟一一本中文书《诗经注疏》。随手一翻，却是《国风·魏风·硕鼠》。

虽叫地铁其实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运行。因是上班时间，宽大的车厢座无虚席，却十分安静。一夫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时而打开手里的小本看看，他在背英语单词。一个单词背了好几遍第二天还是拼不出，深感记忆力不如从前，令他十分苦恼。当然最令他苦恼的还是至今没有找到工作。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，每天早八点到校，下午三点放学。学校看起来还不错，在一栋写字楼中，十余间教室占了一层。

下了地铁还要走十五分钟，一路紧赶。忽听有人叫“托马斯”，回头一看是小宇。那天马三带小宇回去，提出“一屋隔帘”，据说留学生真有这么住的。幸亏小宇与朋友秦波联系上了，秦波把她接走。说来也巧，一夫与小宇同校而且同班，都在慢班，入学测验成绩都不理想。

二人进到教室，见已来了几个同学，互相说声“Hi”，算打了招呼，然后各自找个后面靠墙的位子坐下。这个班有十几个同学，大多来自东南亚，一下课，说什么话的都有，十分热闹，当然中国话最多。上课铃响了。女教师玛丽风风火火走进来，高喊

一声：“Good morning! Every one!”同学们七嘴八舌地“Morning!”“Morning!”玛丽个子不高，总咧着大嘴乐。她说了几句话，一夫听出要做个什么练习。每人发了一张纸，一夫见是张白纸，翻过来看仍是白纸，仔细看还是白纸，便有些着急。如果纸上有带空格的句子，自然是填空；如果是两只小猫，粗看一样，细看一只猫睁两只眼，另一个睁一只眼，自然是找出不同，然后用英语表述。发张白纸便不知干什么用。多半是画画吧。昨天玛丽让大家画一条船，把自己知道的什么锚、帆、货物、水手、船长之类全用英文注上。一夫画了一艘万吨轮，很有立体感。自小学到高中他都是板报组的，画个天安门宝塔山长江大桥高压线火炬红旗大轮船，一挥而就。但当他把货物、绳索、吊车、锚之类英文单词一一标上便大煞风景，反不如十五岁台湾学童大卫画的卡通轮船好看。

此时小宇捅他一下：“写什么呀？”一夫又问坐在旁边的香港同学西蒙，才知让写三个人名，自己最熟悉的世界级名人。他传达给小宇之后，自己写了“毛泽东”、“肯特”，又写了“爱因斯坦”，后二者不知拼写得对不对。玛丽收上去之后选了十几个，剪下来，每个学生后背贴一张，本人不许看，两人一组，互相问自己是谁，练口语。一夫正好与台湾同学维秀一组，维秀二十三岁，圆脸短发，衣着朴素，她已到澳洲两个多月，英语在班上算好的。

“Who am I(我是谁)?”一夫问，推推眼镜，捋一把横竖交错的乱发。

“你是一位歌星，美国著名歌星。”

“他还是她?”

“他是个男人。”

一夫很少听外国歌曲，特别是当代流行歌曲，想不起美国有什么出名的男歌星。只得让维秀悄悄告诉他那歌星的名字。原

来是麦克·杰克逊。

“I know her(我知道她)!”一夫道。

“他是个男人。”维秀笑道。

“Are you sure(你肯定吗)?”一夫一直以为麦克·杰克逊是女的。

做完练习,大家回位子坐好。玛丽说十多个同学写了四十多个人名,写得最多的是美国总统肯特,其次是毛泽东。

“先总统蒋介石呢?”大卫问。

“蒋介石是谁?”玛丽说。

一夫心里有点得意。

学习一紧张,一夫的老毛病神经衰弱又犯了,晚上总睡不好,上到第三节课便开始犯困,闭着眼睛,脑袋直晃。玛丽大喝一声:“Thomas!”他这才醒过来,同学都看着他乐,他红了脸也自嘲地笑笑。下课后有同学问他,为什么上课打瞌睡,他说:“Too old,太老了。”马来西亚女生琳达便叫了声:“Uncle!”(大叔)然后大笑。琳达也是华人,个子不高,像个中学生。琳达又问一夫学了多长时间英语,一夫说:“我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学英语了。”立刻语惊四座。

一夫中学和大学都学过英语。但一夫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L,不是A,因他平生上的第一节英文课不是字母表,而是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!”(毛主席万岁!)一夫当初学英语也是认真的,虽然那时没人重视学习。第一册英文书的所有课文他都背熟了,时隔二十多年,他至今能够背诵。记得第二课是:“Let's wish chairman Mao for a long long life!”(祝毛主席万寿无疆!)第三课:毛主席教导我们: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。第四课:毛主席语录: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、光荣的党、正确的党。记得开英文课的第二年,一位邻居大嫂问他,桌子、床英文

怎样说。一夫眨眨眼，“我会说贫下中农：Poor and low middle peasants.”

中午休息，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。一夫去休息室自动售货机前塞两元硬币买一碗装方便面，开水一泡，就是午餐。维秀和几个台湾、香港的同学去街上吃快餐。只小宇一人仍在教室坐着，待大家都走了，她从书包里取出一瓶水，一个夹着西红柿片的面包，低头慢慢吃。

小宇来澳的学费是借的，学校退回来的生活费寄回去一多半还债，又买了几件生活必需品，剩下的钱留着交房租，不敢再花。秦波是她母亲一同事的女儿，那天没去接她，因为老板新接了一批活不许请假。当时小宇对秦波不满，现在她理解了，找个工作不容易，谁也不敢得罪老板。昨天晚上秦波下工回来，见她又在打电话找工作，便对她说：“光靠找广告、打电话找不到工作。你得找个比较热闹的地方一路走下去，见门就敲，不要问他招不招工，只说自己需要一个工作；也不要问多少工资，有活总比呆着强。只要你一个一个敲开五十个门，总能找到一份工作。”小宇听了，对秦波的敬畏之心又增加了几分。她知道秦波出国后吃了不少苦，她什么都干过。她曾对小宇说：“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，可以去按摩院。人总得活下去。要是死守着国内那一套，那就回国得了。”小宇打算今天放学就按秦波传授的办法去找工作。

既然马三没有留住小宇，一夫便搬过去，与马三、史宁合住。从那豪宅搬进这幢旧房子，反差太大，三间卧室住着八位大陆留学生。马三的房间顺墙放一张床和两张床垫，几把椅子，没有高过肚脐眼的家具。满地都是杂物，衣服、鞋、书本、碗筷……全在地上摆着，异味颇浓。周末马三开车带他去富人区捡家具，本想